

“孔孟”并称考源

马 固 钢

焦循《孟子题辞》疏云：“《孟子》似续孔子，自赵氏发之。”认为“孔、孟”并称、“《论》、《孟》”并称最早由东汉赵岐提出。以后学者皆以焦氏之说为据。

详考典籍，以上并称的出现，似乎更早于赵氏，可以上溯西汉，甚至远溯先秦。

一

《孟子·尽心下》云：“由孔子而来至于今百有余岁，去圣人之世若此其未远也，近圣人之居若此其甚也，然而无有乎尔，则亦无有乎尔！”赵注：“言己足以识孔子之道，能奉而行之……然而世之谓无有，此乃天不欲使我行道也，故重言之，知天意之审也。言‘则亦’者，非实无有也。”焦循《正义》云：“赵氏以为无有名世之人。上云‘然而无有’，下云‘则亦无有’，因人言无有，则亦当使之无有。”即孟子自认为足以识孔子之道，且能奉而行之，自己完全能与孔子相提并论，仅仅因为不有名于世，故未为世所公认。而《十三经校勘记》引《孟子音义》云：“陆本作‘然而无乎尔？则亦有乎尔！’”此本除反映了孟子为世人不了解自己而深深惋惜的心理以外，亦反映出他当仁不让地以孔子继承者自居的心理。

于《公孙丑下》篇，孟子这种当仁不让的心理则表现得更为

淋漓尽致：“五百年必有王者兴，其间必有名世者（赵注：名世，次圣之才）。由周以来，七百余岁矣，以其数则过矣，以其时考之则可矣。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；如欲平治天下，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？”若将《尽心下》篇孟子语与这段话联系起来，则孟子以孔子继承者自居的形象跃然纸上。

如此说来，“孔、孟”并称滥觞于孟子自身，不过此时这一并称带有其主观性，不一定得到社会公认。

二

《史记·孟轲荀卿列传》：“其（指驹子）游说诸侯见尊礼如此，岂与仲尼菜色陈蔡，孟轲困于齐梁同乎哉！卫灵公问陈，而孔子不答；梁惠王谋欲攻赵，孟轲称大王去邠。此岂有意阿世俗苟合而已哉！持方枘欲内圜凿，其能久乎？”司马贞索隐：“谓仲尼、孟轲以仁义于世主，犹方枘圜凿然。”太史公短短一段话，两处记载孔、孟行事，而《索隐》则画龙点睛地将这一并称指出。

又《孔子世家》云：“余读孔子书，想见其为人。适鲁，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，诸生以时习礼其家，余祇回留之不能去云。”又《孟轲荀卿列传》云：“余读孟子书，至梁惠王‘何以利吾国’，未尝不废书而叹也，曰：嗟乎，利诚乱之始也！夫子罕言利者，常防其原也。”太史公分别在《世家》和《列传》中写出对两人著作及其遗物的景仰之情，笔法又何其相似！且从孟子耻梁惠王问利，追溯到“夫子罕言利”，这里表现出太史公早已认识到孔、孟共同的思想基础。《史记》在形式上最终并未将孔子、孟子合传，我个人认为，这大概是太史公服从了当时社会的正统看法罢了，而二者并称的实质，仍然流露于《世家》和《列传》的字里行间。

从以上几段文字来看，《史记》是迄今所发现的最早将孔子和孟子的名字并列起来的典籍。而且太史公是从历史的角度而“考其行事，综其终始，稽其成败兴坏之纪，究天人之际，通古今之变”以比较孔子、孟子而得出这一结论的^①。其结论自有其充足的

史料证据，绝非无稽之谈；这与《孟子》书中的带有主观色彩的看法有其不同。

三

《法言·君子》篇云：“或问‘孟子知言之要，知德这奥’。曰：‘非苟知之，亦允蹈之（李轨注：允，信也；蹈，履也）。’或曰：‘子小诸子，孟子非诸子乎？’曰：‘诸子者，以其知异于孔子也。孟子异乎？不异（李轨注：道同于仲尼也）。’”扬雄笔下的孟子，是一位深通孔子理论，并能身体力行而与孔子志同道合的学者，绝非一般诸子之流。值得注意的是，扬氏公开认为其“不异”于孔子，即道同于孔子。二人道相同，非并列而何？惜这种行文形式很容易为人忽略。

尽管扬氏此说仅有结论，没有实证，但扬氏本人是一位对孔子理论深有研究的学者，他的《法言》有“拟《论语》”之称；且其熟悉百家，无书不览，对《孟子》研究尤深^②，故其说亦当如司马迁之说一样，是经过精思熟虑而成。

四

据赵岐《孟子题辞》记载：“孝文皇帝欲广游学之路，《论语》、《孝经》、《孟子》、《尔雅》，皆置博士。”这清楚地说明汉朝初年曾将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定为同一层次的典籍，因而得以并列学官。其文并立，则其人（孔、孟）亦当相去不远。这是汉初“孔、孟”并称、“《论》、《孟》”并称的历史事实。这一历史事实正是对太史公和杨雄将孔子、孟子并列起来的注释。

又据清人翟灏《四书考异总考》云：“《孟子》尊之最久，时《论语》、《孝经》通谓之传，《孟子》亦谓之传。”并引《论衡·对作》篇“杨、墨不乱传义，则孟子之传不作”、《汉书·刘向传》“传曰：圣人不出，其间必有名世者”、《说文解字》“传曰：箪食壶浆”、《越绝书·序外传记》“传曰：于厚者薄，则无所不薄矣”、

《中论·夭寿》篇“传曰：所好有甚于生者，所恶有甚于死者”等为证。其中《论衡》句前“传”指《论语》，后“传”指《孟子》；而自《汉书》句所引“传曰”之文起，皆出于《孟子》。即称《论语》曰“传”，称《孟子》亦曰“传”。又钱大昕《潜研堂答问》云：“《论语》、《孝经》、《孟子》、《尔雅》，孝文时皆置博士，所谓传记博士是也。”这些现象，都从侧面反映了“《论》、《孟》”并称，从而“孔、孟”并称。

又《汉书·古今人表》称孔子为“圣人”，孟子为“仁人”；而孔子自己说：“若圣与仁，则吾岂敢^③？”“圣人”与“仁人”，虽析言有别，而统言则同。孔、孟皆为大儒，有其相同的理论基础，且有其传世之作，故将两人相提并论，将两书相提并论，亦有其思想理论基础；而当时某些学者将二者并列起来，只不过如实地反映了这种社会思想理论基础而已。

五

其时儒家以外的学者亦常常以不同的表达形式，反映出、流露出“孔、孟”并称、“《论》、《孟》”并称这一内容。

五充的《论衡》，既有《问孔》篇，亦有《刺孟》篇，分别对孔、孟二人之说提出诘难。这反映出在王氏心目中，孔、孟二人绝非等闲人物，而是值得一“问”、值得一“刺”的并列的大儒。

其《偶会》篇云：“公伯寮诉子路于季孙，孔子称命；鲁人臧仓谗孟子于平公，孟子言天。道未当行，与谗相遇；天未与己，恶人用口。故孔子称命，不怨公伯寮；孟子言天，不尤臧仓。”王氏指出孔、孟皆不怨天尤人。其《自纪》篇亦有类似记载：“孔子称命，孟子言天，吉凶安危，不在于人。”

又其《语增》篇云：“孔子曰：‘纣之不善，不若是之甚也。是以君子恶居下流，天下之恶皆归焉。’孟子曰：‘吾于《武成》，取二三策耳。以至仁伐至不仁，如何其血之漂杵也？’若孔子言，殆且漂杵；若孟子之言，近不血刃。浮杵过其实，不血刃亦失其正。”

一圣一贤，共论一纣，轻重殊称，多少异实。”王氏分别引述孔、孟之言，称二人为一圣一贤。在圣人、贤人的范畴内，“孔、孟”并称。

应劭《风俗通义》则更是以多种不同形式，表现“孔、孟”并称、“《论》、《孟》”并称。今仅从其残本所存十篇，略举数例。

《正失》篇云：“孔子曰：众善焉，必察之；众恶焉，必察之。孟轲云：尧舜不胜其美；桀纣不胜其恶。”

《十反》篇云：“《论语》：澹台明灭非公事，未尝至于偃之室也；君子思不出其位。孟轲亦以为：达得兼济天下，穷则独善其身④。”

《愆礼》篇云：“孔子食于施氏，未尝不饱，何有同生之家而顾钱者哉！伤恩薄礼，弊之至也。孟轲讥仲子吐鴟之羹而食井上苦李；鲍焦耕田而食，穿井而饮，非妻所织不衣，饿于山中食枣，或问之：此枣子所种耶？遂呕吐立枯而死。”

《十反》篇云：“孟轲称不枉尺而直寻，况以枉寻而直尺！柳下惠不以枉道事人，故三黜而不去，孔子谓之不恭。”

另外《穷通》篇中开头两段分别记叙孔子、孟轲游说诸侯，遭到困厄，乃退而著书立说终成大道的史事，以表达应氏所谓穷通之见。而成书于秦代的《吕氏春秋》，其《慎人》篇亦曾记叙孔子此事，而丝毫未尝提及孟子。

王充、应劭之说，反映出“孔、孟”并称、“《论》、《孟》”并称不独儒家如此，其他各家亦常将此二人相提并论，尽管其形式不尽相同，或载言，或言事，或赞颂，或诘难。王、应二人都是东汉著名学者，广涉诸子，融贯百家，其《论衡》和《风俗通义》等皆为很有价值的学术著作，他们虽然不是站在儒家正统立场来评述孔、孟其人及其著作，但其说亦能从另一方面反映出孔、孟的相同之处及其联系。我们应当重视这些非儒家之论，他们较之儒家之说，有时有其客观的一面。惜古、今学术界还很少有人注意到这点。

六

系统研究孔、孟关系和《论》、《孟》关系者，莫如赵岐。其《孟子题辞》云：“孟子闵悼尧、舜、汤、文、周、孔之业将遂湮微，正涂壅底，仁义荒息，佞伪驰骋，红紫乱朱，于是则慕仲尼周流忧世，遂以儒道游于诸侯，思济斯民……仲尼有云：我欲托之空言，不如载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。于是退而论集所与高第弟子公孙丑、万章之徒难疑答问，又自撰其法度之言，著书七篇。”这一段话论述了孔子理论于孟子一生行事影响之深远。其游说诸侯，为效法孔子；其教授弟子、著书立说，亦为效法孔子。正如杨雄《法言·君子》所说，是一位深通孔子理论并能身体力行的忠实信徒。

《题辞》又云：“孔子自卫反鲁，然后乐正，《雅》、《颂》各得其所，乃删《诗》定《书》，系《周易》，作《春秋》。孟子退自齐梁，述尧舜之道而著作焉，此大贤拟圣而作者也。七十子之畴，会集夫子所言，以为《论语》。《论语》者，五经之辘轳，六艺之喉衿也。《孟子》之书，则而象之。卫灵公问陈于孔子，孔子答以俎豆；梁惠王问利国，孟子对以仁义。宋桓魋欲害孔子，孔子称：天生德于予。鲁臧仓毁鬲孟子，孟子曰：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！旨意合同，若此者众。”这里赵氏进一步揭示了其对《论语》“则而象之”而作《孟子》，且其内容大抵近似。其文近似，则其人亦相去不远，一言以蔽之，曰“大贤似圣”。圣、贤并称，即“孔、孟”并称、“《论》、《孟》”并称。赵氏之论，是在透彻地研究《孟子》（指注释此书），全面地掌握其行事，且深刻理解其思想渊源之后而得出的。唯其深研其作，这是他能得出“大贤拟圣”、“旨意合同，若此看众”的“圣、贤”并称、“孔、孟”并称、“《论》、《孟》”并称的重要根据。赵氏此论，颇受后世重视，故精研《孟子》的焦循谓：“《孟子》似续孔子，自赵氏发之。”

七

赵氏之论，我们当然应该重视；同时我们也应看到，在赵氏之前，孟子本人、司马迁、扬雄、王充，以及与赵岐同处东汉末年的应劭等学者，确已从不同方面，自不同角度，以不同形式，或自觉，或不自觉地表达、流露出“孔、孟”并称、“《论》、《孟》”并称这一实质内容。因而赵氏结论的形成，同样也不能排斥它对前代、当代学者的有关孔、孟行事，《论》、《孟》思想源流的研究成果的继承，我们从前文所引《孟子》，以及司马迁、扬雄、王充、应劭等人之说与赵氏之论的比较，不难看出这点，比方《孟子题辞》中的许多话即和《史记·孟轲荀卿列传》，以及《论衡·偶会》篇的一些话近似，说由它们演绎而来，也不过分。遗憾的是，学者们长期忽略了这些现存史料。

以上之说，是视而可察的；至于今天早已亡佚而成书于东汉明、章时代的程曾《孟子章句》之类的著作^⑤，尽管已经莫可考究^⑥，但凭分析，程书对赵氏之说的形成，亦当不无影响。

注

①见《汉书·司马迁传》。

②见司马光《法言集注·序》。

③见《论语·述而》。

④今《孟子·尽心上》篇作：穷则独善其身，达则兼善天下。

⑤见《后汉书·儒林传》。

⑥程曾《孟子章句》在《隋书·经籍志》中无录。

作者工作单位，湘潭大学中文系

（本文责任编辑：耿素丽）